

红郁金香



(苏) 沙·拉希多夫 著

江荣春 译

陕西人民出版社

红 郁 金 香

〔苏〕沙·拉希多夫 著

江荣春 译

陕 西 人 民 出 版 社

红 郁 金 香

〔苏〕沙·拉希多夫 著

江荣春 译

陕 西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发 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国营五二三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1 印张 1 插页 238 千字

1991 年 2 月第 1 版 199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224-01105-3/I·242

定价：4.80 元

拉希多夫及其代表作《红郁金香》

沙·拉希多夫(1917—1983)对我国读者来说并不陌生，因为他们读过他的作品^①，有的还见过他本人^②。然而，这里奉献给大家的却是他的代表作——长篇小说《红郁金香》。为了使广大读者进一步了解这位杰出的作家和这部不朽的作品，译者不揣冒昧，愿给拉希多夫和他的《红郁金香》作一简略的介绍和评述。但愿这一“评述”能成为引玉之砖。

沙·拉希多夫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苏联作家、诗人、政治作家，也是一位颇有名气的政治活动家。这个乌兹别克农民的儿子，诞生于十月革命的炮声中，经过卫国战争的洗礼，1939年入党，1941年毕业于乌兹别克大学文学系。尔后，当过中学老师，做过新闻记者，任过亚非拉作协书记，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副主席，乌兹别克共和国党的第一书记……先后荣获6枚列宁勋章、4枚其他奖章，1974年荣膺全苏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1983年在棉区视察工作时，不幸突然病逝。苏联著名作家谢·巴鲁兹金^③写道：“沙·拉希多夫是一位杰出的作家，他的死对

于我们党、我国人民、我们多民族的苏联文学是一个极其重大的损失”（见《各民族友谊》杂志，1983年11期）。

作为一个艺术家，拉希多夫有一双犀利的眼睛。他善于观察现实生活，把住时代脉搏。早在大学读书期间，拉希多夫就以自己年轻的诗作讴歌乌兹别克人的集体英雄主义。1945年发表的第一本诗集《我的愤怒》，表达了诗人对德国法西斯的强烈仇恨和对苏维埃社会主义祖国的热爱，赞美了苏维埃儿女的不朽战功。诗集中许多脍炙人口的诗篇成了广为流传的民歌。从此，拉希多夫蜚声文坛、辛勤笔耕，不断发表新作。其体裁有诗歌、散文、电影脚本、小说……其中影响较大的是《我的愤怒》、政论文集《历史的判决》

（1950）、《友谊的旗帜》（1967），电影脚本《两颗心》，中篇小说《胜利者》（1951）、《克什米尔之歌》（1956）。

《胜利者》描写的是父老乡亲的拓荒故事，《克什米尔之歌》赞美的是印度人民争取自由的斗争。

当然，在拉希多夫的全部创作中，最成功、也是最重要的还是他的长篇小说《比暴风雨更猛烈》（1958）、《巨浪》（1964）、《红郁金香》（1974）、《血溅白桦林》

（1982）。这几部名著不仅誉满全苏，而且给作者带来了世界性的声誉。《巨浪》和《血溅白桦林》描写的是苏联大后方人民在卫国战争中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地反侵略斗争，而《比暴风雨更猛烈》、《红郁金香》反映的则是胜利后的农民改天换地的战斗。谢·巴鲁兹金曾写道：“《比暴风雨更猛烈》、《巨浪》等名篇一问世就把沙·拉希多夫的名字提到杰出作家的行列里去了。”苏联著名作家弗·柯热夫尼科夫也在《红郁金香》的出版《序言》中写道：“著名的苏联

作家、诗人、政论作家沙·拉希多夫的作品不仅在国内享有盛名，而且为许多国家所翻译出版⑤。”

严格说来，拉希多夫还是一位乡土文学大师。他的主要作品都保持着田园牧歌的风格，散发着泥土的芳香。他所描写的大多是乌兹别克山乡的风云烟雨，讴歌的是父老乡亲、兄弟姐妹的多情多义、创造才能。

沙·拉希多夫文笔优美、语言生动，善于写景，长于心理刻画。他能匠心独到地运用多种艺术手段把人物塑造得惟妙惟肖、呼之欲出，把景物描写得千姿百态、妙趣横生。正如弗·柯热夫尼科夫所言：“他（拉希多夫）的抒情、叙事、写景都自有一种诗情画意。”著名苏联文艺评论家华·诺维科夫也写道：“沙·拉希多夫善于运用艺术画面展现主人公的创造精神，奔放的热情和生活本身的力量……长篇小说《红郁金香》在刻画人物内心世界方面有巨大的艺术魅力”（见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现阶段苏联文学》中译本88页）。

《红郁金香》描写的故事发生在作者的故乡。小说的主题是讴歌乌兹别克人民在伟大卫国战争中的英雄业绩和战后重建家园、改天换地的斗争。作者的乡亲们在战争中是英雄，在建设中又是好汉。换句话说，他们在德国法西斯面前是胜利者，在大自然和保守势力面前也是胜利者。难怪作者把书名叫作《胜利者》呢！拉希多夫用诗一般的语言歌颂了乡亲父老的斗争，描绘了阿尔藤萨伊村的秀丽风光（‘阿尔藤萨伊’在乌兹别克语中是金子的意思），成功地塑造了以女主人公年轻的共产党员村苏维埃主席艾吉慈为代表的英雄

群象。

艾吉慈这个聪明、泼辣、勇敢、诚实、温柔、多情的姑娘，是在卫国战争的条件下成长起来的。战争使她失去了3个亲人（母亲、两个哥哥）和上大学的机会。在她身上体现了新时代东方妇女命运的根本性变化。艾吉慈身上闪闪发光的不仅是她那青年人特有的朝气，对祖国、对人民赤诚的爱，而且是她那勇于探索、勇于进取、勇于改革的新时代开拓精神。作者通过艾吉慈和农庄主席卡迪洛夫之间围绕垦荒种棉、兴修水利展开的尖锐、激烈的冲突，真实、深刻地反映了进步与落后、改革与保守两大势力之间的斗争。此外，作为一个女性，艾吉慈那种对父母手足深沉的挚爱，对青年阿里木占朦胧、羞涩、真挚的眷恋也给这个形象增添了几分动人的光彩。

当然，艾吉慈的思想成长也不是一帆风顺的，作者并没有把她神化。她小时任性，长大了干工作时偶尔也患一意孤行的毛病。例如有一次在修筑大坝准备工作未做好时不顾别人劝阻，强行下令给大坝奠基。结果，工程受挫。后来，在群众和领导的帮助下，她认识并改正了错误。于是，工地上又沸腾起来了：大家又一条心、一股劲地干开了。不久，大坝修成了，还开出了泉源，征服了荒地，在那千年沉睡的土地上破天荒第一次种下了棉花……他们首战告捷了！

除艾吉慈外，作者还成功地塑造了社会主义建设者的英雄群象：这便是艾吉慈的双亲——忠诚、积极、经验丰富、饱经苦难的老农乌穆尔扎克和勤俭、善良、因两个儿子在前线壮烈牺牲而悲痛致死的哈尔苾苾，艾吉慈的男朋友卫国战争中的战斗英雄农庄党委书记阿里木占，久经锻炼、精明能

干的区委书记朱拉巴耶夫，优秀的工程师斯米尔诺夫，还有经验丰富、但保守、落后的农庄主席卡迪洛夫……这些形象虽不象艾吉慈那样为拉希多夫所精雕细刻，但也写得栩栩如生，跃然纸上。正如《苏联简明文学百科词典》所言：“……艾吉慈、阿里木占、朱拉巴耶夫等形象在乌兹别克共和国里家喻户晓、老少皆知”（见该词典 204 页）。

然而，拉希多夫对书中的次要人物，如罗拉、鲍戈金、加富尔、阿扎马突、巴巴库尔、克里姆、米赫丽等都只淡淡带上几笔。可见，作者在塑造典型、刻画人物时，始终紧紧围绕着揭示主题。当繁则繁，当简则简，有点睛，有细描，有正面叙述，有侧面烘托。当略写处，他惜墨如金，当详写时，用墨如泼。正因为这样，他的作品才有艺术的美，才有丰富而各具特色的形象。

沙·拉希多夫创作《红郁金香》的另一特色是，注重刻画人物的内心，而不重视外貌的描写。他笔下既无屠格涅夫式的细腻的肖像，也无契诃夫式的影像，人物的面貌要靠读者自己在作者的人物性格描写中去想象。连小说的女主人公艾吉慈的面貌我们都说不上什么，只晓得她的女友罗拉对男友鲍戈金说过“她（艾吉慈）长得很美”。而对于各个心理描写却淋漓尽致，入木三分，如：当艾吉慈想到自己的恋人阿里木占可能已在前线牺牲时顿觉“天空、花草、世上的一切都是多余的、毫无意义的”，而当她接到他的前方来信时心里便乐开了花。“她情不自禁地哼起了那首最珍爱、最动人的歌曲。这歌声只有她一个人听得见。”当她得意洋洋地指挥大坝奠基时，直觉得“晴空万里，百花争妍，芳香四溢……”而当她的瞎指挥遭到抵制，受到批评时，则

恍惚“天空陡然变成乌濛濛的，象褪了色一样；满山坡的罌粟花也幻成了白色，象蔫了似的。小鸟儿也寂然无声了……”这种借景抒情，烘云托月的手法把艾吉慈的不同心境描写得惟妙惟肖。

长篇小说《红郁金香》（胜利者）是在作者20多年前所创作的同名中篇小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正是艺术上的求全精神驱使沙·拉希多夫将原来的中篇扩展为现在的长篇。后者与前者相比，不仅在故事的情节上有重大的改变，而且在艺术上也有重大的突破和创新。正因为如此，华·诺维科夫教授才在《苏联现阶段文学》一书中把《红郁金香》列为当代苏联文学的优秀作品之一。弗·柯热夫尼科夫也在该书的出版《序言》中写道：“这是一本内容丰富、文采绚丽的新书。它能把读者带进一个五彩缤纷、群英荟萃的新世界。”

的确，《红郁金香》气势磅礴，结构严谨，情节跌宕，富于戏剧性的紧张和悬念。全书呈现出一种多层次、多时空、多风格、多手法的独特面貌。它既是一座革命战争与和平建设的丰碑，又是一幅瑰丽的乌兹别克风情画。

注一 1957年新文艺出版社出过他的中篇小说《胜利者》，1986年四川少儿出版社出过他的中篇《特别行动》。

注二 1958年他以苏联友好访华团副团长的身分访问过中国。

注三 谢·巴鲁兹金是《各民族友谊》杂志的主编，苏联文学奖的获得者。

注四 单我国就翻译出版了他三本书：中篇《胜利者》、《特别行动》、长篇《红郁金香》，第四本书《血溅白桦林》也将在我国翻译出版。

江荣春 1989.10.

艾吉慈喜欢到阿尔藤萨伊山上看日出。

这天早上她也和往常一样急匆匆地骑匹马进山去。来到山隘，马便停下了。它打了个响鼻儿，便迫不及待地低下头去想吃野草。它知道女主人一般到此都要停一停的。不料这一举动却惹怒了姑娘。她用小巧而有力的手拉了一下皮缰。

“巴伊奇芭尔，你就不能给我老实地站一会儿吗？”

巴伊奇芭尔的嘴巴扫兴地离开了又新鲜、又香甜的野草。显然，它知道主人的脾气，并记得她右手上还有一根鞭子，因而“主动”扬起头来，显得对野草不感兴趣似的。

艾吉慈坐在马背上瞭望朝阳照耀下不断闪着星光的科克塔乌顶峰，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巴伊奇芭尔，瞧，这儿多美啊！”

然后，她抬起头来，用着了魔似的眼睛凝视着在高空遨游的山鹰。

童年时代，她就喜欢一连几小时地望着骄傲的鸟儿慢悠悠地在高空盘旋飞舞：一会儿俯冲向向下，一会儿又直上云天。她觉得鸟儿从万丈高空俯瞰大地无限快乐，每想及此，一种羡慕之情，便油然而生。她打心眼里喜欢高空，因而还在常打赤脚的儿时，就爱和女友库姆丽寒一道来山隘玩耍。她们俩喜欢伫立陡峭的悬崖上瞭望自己的家乡。面对辽阔无

垠的原野，她们总心潮起伏、久久不平。

后来，日子长了，朋友俩对悬岩峭壁慢慢习以为常了，在上面活动也比较自由、自在了，甚至还玩一些你追我赶的快乐游戏。有时又见到她们平白无故地躺倒在地，竞相乱扯野菊花和风铃草。

艾吉慈的妈妈哈尔苾苾常柔声责备女儿说：

“哎呀，你们干嘛老往那儿跑？要是不小心从悬岩上掉下来怎么得了哇！那样高的山从低下向上看，就够吓人的啦，我一辈子就没敢爬上山隘，你们倒找了个好开心的地方！……要是山鹰把你们衔走了呢？……”

“往哪儿衔？往窠里吗？”

“也许是往窠里衔呐。”

“那多好啊，”艾吉慈高声说道，“我倒可以同小鹰玩儿哩。”

“啊哟，天哪！”母亲忧伤地摇摇头。“你真会寻快活。要是老鹰把你啄死抛到万丈深渊里去呢？……以后再不许上山了！”

夜里，艾吉慈仰卧在院子里的木床上，盖着被子，两眼呆呆地望着布满星斗的夜空，心却飞到了高山顶上，从那儿瞭望无边的蓝空。突然，几只骄傲、勇敢的山鹰在她头上盘旋飞舞……圈子越飞越小……也许她妈说得对，那儿真危险呐！不过，危险她也不怕，她艾吉慈正想考验一下自己，看看自己是否有力气和胆量与危险作斗争。

有天清晨，妈妈正在挤牛奶，艾吉慈便偷偷离开温暖的被窝，跑到山里去了。

登上山隘一般人都要费好大劲，而且要有灵巧和勇气。

而这些对艾吉慈来说，都不在话下。她上山时轻盈得象只蝴蝶，机敏得象只蜥蜴：一忽儿快乐如飞，一忽儿灵巧地在石谷里钻来钻去。

有个影子霍地打艾吉慈头顶掠过，她来不及抬头，就蹲了下去，开始在石坡上爬行，每移动一步，就引起碎石下坠。于是她全神贯注，以防身子下滑。

快到林边草地时，艾吉慈扭头一看，吓呆了：一只山鹰离她只一手距离。鸟儿一对黄黄的眼睛直盯着她，两个黑色的瞳孔咄咄逼人，两个锋利的钩形爪子眼看就要攫住她了。

……

“呃，”她大喝一声，“你想干什么？哼，也不瞧瞧我是谁？……”

她脱口说了这些话，便下意识地往后一仰，准备和老鹰格斗。

胜负本难预测，但艾吉慈在陡坡上没站稳，开始往下滑。于是她象痉挛似地双手乱抓枯萎的柳丛和石头。石头被抓动后，也朝下飞，追赶着小姑娘……

她记不得自己是怎么落到阿尔钦灌木丛里的，不过，树影落在她身上她知道。现在艾吉慈已觉得置身于阴暗清凉的山洞里了。

四周万籁俱寂，只有一只什么鸟在近处吱吱鸣叫。

艾吉慈虽遍体鳞伤，疼痛不已，但她顾不得这些。她所担心的只一件事——这些伤如何瞒过母亲和阿力舍尔、季木尔两个哥哥呢？老实说，她并不怕挨打，而是怕他们难受呵！

艾吉慈弯着腰走出了阿尔钦灌木丛，看了看自己身上，便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哎，身上的衣服都撕成条条块块了，

还有什么法子瞒过家里人呢？往后，他们肯定不会让她到山隘来玩了……

两只山鹰在天空翱翔，一只飞得很高，高得有时连艾吉慈都看不见，另一只却飞得很低。这是一只有经验的老鹰。它鼓动双翼不时滑到姑娘的眼前。

“呃，”艾吉慈淘气地对它一吼。“那一次是不是你攻击过我？”

是又怎么样？完全可能是它嘛！不过，艾吉慈并不怪它，依然对它满怀钦羡。因为这种骄傲、勇敢的鸟儿每天早上最早迎接太阳……

对万物来说，太阳还躲在山外的時候，它们却能见到它，这该多好啊！

艾吉慈用手指吓唬了一下老鹰之后，便轻巧地跳下了马背，脱去马衔，把马缰掷到马鞍上。然后，她用手摸了摸被风吹乱了的马鬃，说：

“好吧，你也去玩玩！……呃，干吗站着不走呢？哦，生气了？瞧，多娇啊！一句重话都听不得。”

艾吉慈往一块大石头走去，石头是从路边的土里冒出来的。她将一只肩膀依着石头，用鞭子轻轻打了几下自己小巧的黄皮靴，脸上流露出沉思的表情。

太阳已在科克塔乌的上空升起老高了。

小鸟儿竞相啼鸣，娓娓动听，刚晒暖的高高的野草和鲜花散发出蜜一般的浓郁芳香，春天的溪水潺潺作响，在朝阳照耀下闪着银光。它们顺着倾斜的山谷象赛跑似地奔腾而下。

艾吉慈欣赏了一阵四野的景色之后，深深地、自由地嘘

了一口气，象是放掉了什么包袱似的，接着把双手向左右一伸，伸了个懒腰，然后果断而轻松地爬到一座大圆石上，“哎，坐一会儿，”她自言自语地说，好象为自己的行动辩解一样。“这儿好想事。”

对，她是有些事要好好想一想的……

从清晨起就有几个问题使艾吉慈心神不定，她怎么也理不出头绪来，因而思绪起伏不定：一忽儿象平原上的小河缓慢而平稳地流着，一忽儿又象暴涨的山洪急奔直泻……好，到了这里，她首先得想清那几个棘手的问题。

她早就指望找个机会独自一人呆在幽静的山谷从容不迫地想想这些问题了……姑娘朝每次过隘口都要坐一坐的大石头走去，刚伴石坐好，目光就落到几分钟前还握在手里的马鞭柄上。于是，她的思想象野马一样奔驰起来。

这个马鞭柄是她爸爸乌穆尔扎克用山中的柞柳做的。做成之后，它变得象铁一样坚固、结实：木纤维，即树干筋，象钢索一样富有弹性。

艾吉慈心里想，木头之所以这么牢实，大概是因为它属山中之物吧。山中的一切都坚实嘛！比如说：岩石、木头、山鹰、山中人……“那么，我呢？坚强吗？”姑娘问了一声自己，便耷拉着脑袋。“大概，不。”记得小时候，她往往控制不了眼泪，即使现在，也不能很好地控制自己的喜怒哀乐。显然，她绝对是个平平庸庸的人……

那干么要选她当村苏维埃主席呢？再说，她还很年轻，肩膀又不硬，怎能挑这么重的担子呢？可她又有什么办法呢？战争刚刚结束，干部难找嘛！……共产党员都信任艾吉慈，前些日子就吸收她入党了。为了不辜负同志们的信任，

她要好好干，干出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来。

本来战争期间，她还很小，就幻想过建立功勋，现在长大了，虽是和平时期，她自然也渴望立功。问题在于她不知道在这样的穷乡僻壤怎样显出英雄气概来。正想到这里，艾吉慈猝然打断自己的思路问：要是事先就反复琢磨着立功的事，那算个啥功勋呢？真正立奇功异勋的人脑子里事先是不想这些事的呀！正是这种人也许现在，也许过一分钟，就会创造奇迹，名垂千古。功勋吗，是激情勃发的结晶。

别忙，艾吉慈，你是不是想说：立功是无意识的举动呢？难道马特罗索夫是一时的冲动才用胸膛去堵德军火力点上的枪眼？加斯特罗是一时冲动才孤身驾机闯进敌机的纵队？不，他们的英雄行为是有崇高而神圣的目的的。因而他们随时都准备用生命去创建功勋。

艾吉慈，你还是和现在这样生活，这样不倦地工作吧！竭尽全力做好所托之事就是功勋，自然而平凡的功勋。

但她又转念一想：正常的工作、操心的事儿虽很多很多，未必就不能干点超越常规的事？

山下是你的家乡——阿尔藤萨伊村。它位于科克塔乌山麓，四周开阔、翠绿，整个村庄绿荫掩映，深隐在郁郁葱葱的大果园里；碧绿的树叶在阵阵强劲山风吹拂下摇曳着、颤动着，俨若翻滚的湖水，村里村外似乎不是果园，而是波涛起伏的湖泊。那一幢幢星星点点的庄员农舍恰似滔天白浪中的船帆，

再看远点，大坪后面是你可爱的家。它的四周是白杨树。要是没有这些白杨，你就能见到红铁片覆盖的屋顶和小小的院子。此时此刻你的老阿爸也许正在那儿的水火壶边忙

碌呐！……

他在等待女儿回来啊！不过，得等很久呀，她有许多事儿要认真琢磨呐！……他自己就曾提醒她：“孩子呀，你还小，遇事要多谨慎，千万别出差错呀！大伙儿把这副重担交给你，你就不能辜负他们的信任呵！往后要步步小心！”

他这番话是在艾吉慈刚当选为村苏维埃主席时说的。

是呀，这副担子第一次不是经验丰富、白发苍苍的老人，而是一个少女、一个没有农院毕业证的少女挑起来。

对此，乌穆尔扎克又感到骄傲，又为女儿担心。

他的心情当然可以理解，因为他已是75岁高龄的老人了，什么事没见过呢？他当然有理由为女儿担忧，也有责任开导和教育她。

艾吉慈嘛，毛丫头，乳臭未干，前不久还被老鹰吓得从这个斜坡上往下滚，一直滚到茂密的阿尔钦树枝织成的绿色洞里呐！还有一次，她一手拿着战报，一手拿着饼子和香甜的玉米粉连蹦带跳地往牧羊人那儿跑去，这些犹如昨天发生的事。记得老巴巴库尔还请她吃一种粒状甜奶粉哩。这是其他牧羊人所没有的，可好吃啦！

巴巴库尔是她的叔叔，比她的爸爸小4岁，刚满71。他住在山里，往往几年难下一次山。叔叔很早就失去了妻子——昆杜斯和儿子——尤努斯，两人是被巴斯马赤^①反革命匪徒杀害的。从此，叔叔把群山当成至亲。失去亲骨肉的难忍痛苦在这儿能稍稍得到减轻。不错，他还有一个哥哥和心爱的小侄女儿。艾吉慈也喜欢叔叔，小时候，常进山到巴巴

^①1918—1924年间中亚细亚的反革命匪帮。——译者注

库尔那儿去玩。他一见到她，就高兴得笑容满面。

难道这些事就过去很久了吗？

她的童年未必就这样结束了？不，艾吉慈觉得自己的童年象她爱采的火红的郁金香一样就在眼前。

啊，童年，金色的童年，你是永远难忘的呀！……

2

一条羊肠小路顺着山岗蠕行，时而突然升高，时而象球一样轻巧地滚到山谷中，时而钻进密草丛中，时而象机敏的蜥蜴跃上陡坡。艾吉慈口里哼着快乐的小调，双脚在小路上迈着轻盈的细步子，飘飘拂拂地上山去。她手里拿个小布包，身上穿件旧连衣裙，记得衣服刚做好时，是深红色的，现在完全褪色了。艾吉慈一双晒得黑黝黝的脚在野草丛生的小路上时隐时现。

敏捷的小狗“海盗”慢悠悠地跑在艾吉慈的前面。她不知道季木尔哥哥干吗要给小狗取个俄国名字。这条忠实的看门狗身上一点海盗气味也没有嘛！当然，毛色是黑的，象只寒鸦。不过，也不是全黑的，尾巴上有白毛，眉毛上还有两块黄斑。总的说来，这个可怕的名字既不符合小狗的样子，也不符合它的脾气。

海盗不时在路中停一停，回头看看女主人是否赶得上？

艾吉慈走着走着，突然愣住了，但一转眼，她又动了起来：她小心翼翼地把手里的布包放到地上，轻轻把脚提得老高，生怕牵动野草，径朝金梅花走去，那上面停了一只带红斑的大黑蝴蝶。艾吉慈从没见过这么漂亮的蝴蝶，很想捉住